

第二章 前人對《彙音妙悟》的研究

一、王育德

依筆者所知，日本明治大學教授王育德先生（台灣台南人）是第一個研究《彙音妙悟》的學者。一九七〇年他發表《泉州方言之音韻體系》，就《彙音妙悟》、《八音定訣》和現代晉江方言作比較，給《彙音妙悟》的音系作了擬音，並製作《彙音妙悟》的音節表。音節表的韻母順序依照自己所組織的音系結構順序排列。所收詞素經過審定，並非照《彙音妙悟》全收。有些《彙音妙悟》有的音節，他的音節表中不收。黃謙八音錯亂的他加以改正。所以嚴格說來，這不是《彙音妙悟》的音節表，只能算是他所認定的泉州音音節表。

他的比較材料有董同龢的《四個閩南方言》，台灣總督府的《日台大辭典》，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俱見參考書目）。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對這些文獻並未仔細檢索，亦未自己做過方言調查、以致做了許多錯誤的判斷。

二、周長楫

周長楫於一九八二年發表《略談地方韻書〈彙音妙悟〉》。在這篇只有八頁的短文中，簡單扼要地對本書的淵源、價值作了說明，也提出一些問題。是一篇相當值得參考的小品論文。

三、李如龍、陳章太

福建師範大學李如龍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章太先生是優秀的閩語學者，兩人經

常合作發表高品質的閩語學論文，如〈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一九八二）、〈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一九八四），一九九一年輯其論文爲《閩語研究》一書，對閩南方言材料相當熟悉。

一九八二年他們合作發表〈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多年間的變化〉，就老輩的碗窯話和泉州、南安、永春等現代泉州方言做了比較，並簡單對《彙音妙悟》擬了音。

他們的擬音相當精確，顯示了方言材料在擬音上的重要性。但他們認爲「商」是「正音」，「管」是漳腔，將之排除於早期泉州音之外，又據碗窯音補入「嘜」-*aiŋ* 韻，例字是茅、腦、樂。

四、王爾康

廈門大學教授王爾康於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中國語文》發表〈早期漢字改革運動與閩方言〉，介紹了黃謙在書中所發表的中國第一套方塊拼音字「三推新數法」，並對《彙音妙悟》做了擬音，其所擬音讀與其他福建學者大致相同。

五、黃典誠

廈門大學教授黃典誠也是有名的閩語學者，特別對閩南語語音與語源有深入研究，是大陸閩南語學的老前輩。

一九八三年他發表〈彙音與南曲〉。文中對《彙音妙悟》作了擬音，並以此讀南管的幾個曲。又著〈拍掌知音說明〉，對《拍掌知音》音讀也作了擬測。

可惜他並未說明擬音的理由。他的擬音和一九八二年李如龍、陳章太的擬音差不多。只是他把五十字母都擬了音，而且「關」韻擬作 *uāŋ*，李、陳則擬作 *uŋ*。其實 *uāŋ* 是同安、廈門音，其不妥處詳見下節。

福建學者以地利之便，做過廣泛方言調查，所以在擬音方面相當準確，只可惜至今尚未出現完整的，包括《彙音妙悟》內容的研究。

六、樋口靖

日本筑波大學副教授樋口靖先生是王育德教授高足，專研台灣閩南語。曾在台灣做過許多方言調查，論文甚多。泉州音方面一九八三年曾著《台灣閩南語鹿港方言的特色》。他和村上嘉英是戰後以研究台灣閩南語為終生職志的兩位日本學者。

一九八三年他發表《閩南語泉州方言についての覚え書》。這篇論文簡單扼要地介紹了《彙音妙悟》的淵源，立即進入擬音。其擬音結果與李如龍、陳章太差不多，所不同者為更加講究音韻對稱。但對擬音的理由也不說明。

作者在文末說，這篇論文寫作的目的是作為「究明台灣泉州方言特徵」而作的準備，故題為「覚え書」（備忘錄）。也許作於同年十一月所發表的有關鹿港方言調查報告之前。那時鹿港方言尚未調查。但他的擬音和筆者根據現代泉系方音所擬定的《彙音妙悟》音系極為接近。

七、姚榮松

台灣對《彙音妙悟》的研究一直很沈寂，吳守禮教授曾蒐集了許多版本，可惜至今沒發表論文。

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姚榮松先生，最近幾年開始研究閩南語，發表了幾篇論文。一九八八年六月發表《彙音妙悟的音系及其鼻音韻母》。作者在提要中說：「本文參考最近數年有關泉州音系的描述以及相關論著，對五十韻部（即五十字母）做了重新擬構的工作，著眼於歷史發展的觀點……注意結構的整齊而又不過度音位化。」

因為著眼於「歷史發展」的觀點，對泉州音和中古音的關係，文白系統的探討頗有貢獻。但因其太注意「結構的整齊」，和「歷史發展」，以致把《彙音妙悟》的擬測，和「原始泉州音」的擬測等同視之。因此其擬測結果和現代泉州音有時差別很大。

比如「箱」韻，現代泉州音和前人擬測都作 $i:u$ ，姚先生擬作 ou ，這是漳州音，他所以這麼擬的原因，即是為了「音位的對當」(correspondence)以及跟中古音比較。

在姚文發表之前，一九八七年四月中台醫專陳永寶先生著《閩南語與客家話之會通研究》其中〈閩南語泉州音系韻書梗概〉（26—28）對《彙音妙悟》亦有擬音。

以上各家擬音，參見本文末所附《彙音妙悟各家擬音對照表》。